

簡零學古考

種一十七第庫文方東

商東



# 簡零學古考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Essays on Paleograph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回(東方考古學零簡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目次

莫高窟石室祕錄	一
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四三
後漢畫像石說	五五
唐寫本公牘契約考	六五
元西域宗王致法蘭西王書考	八一
永曆太妃遣使於羅馬教皇考	八七
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	九三

# 莫高窟石室祕錄

羅振玉著

莫高窟，在敦煌縣東南三十里鳴沙山之下。前臨小川，有三寺，俗稱上寺、中寺、下寺；上中兩寺皆道觀，下寺乃僧刹也。寺名皆署回文，而按石室中藏書，多署三界寺、殆舊名也。寺之左近，有石室千餘，由唐訖元，皆謂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詳西域水道記卷三哈喇綽爾所受水篇。）各洞中皆有壁畫，上截爲佛象，下截爲造象人畫象，並記其人之姓氏籍里。西域水道記載雍正中光祿少卿汪澂游千佛洞詩，所謂『色相嗟多毀，丹青訝尙鮮』者，是也。惟一洞藏書滿中，乃西夏兵革時所藏，壁外加以象飾，故不能知其爲藏書之所。逮光緒庚子，繕治石室，鑿壁而書出，由是稍流傳人間。丁未冬，法人伯希和君游迪化，謁長將軍，將軍會藏石室書一卷，語其

事。繼謁瀾公，暨安西州牧某，各贈以一卷。伯君審知爲唐寫本，亟往購得十巨篋；然僅居全書三分之一，而所有四部各書及經卷之精好者，則垂盡矣！今其所得，已大半寄回法國藏之巴黎圖書館，尙餘數束未攜歸。吾友董授經京卿康以此事見告，乃與同好往觀。爰將所見及所未見，類次爲莫高窟石室祕錄，凡爲篇七，述之如左。

## 書卷第一

尙書顧命殘葉（已影照）

僅尺許，然有異文，此葉以糊經帙之背。

毛詩卷九（未見）

鄱柏舟故訓傳 鄭注。

案陸德明釋文，鄱本作鄱，漢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字又作背；此本作鄱，知是六朝古本。

唐禮圖（未見）

僅數葉，乃唐人冊子本。

新集吉凶書儀二卷（未見）

案宋史藝文志史部儀注類，有劉岳（不註朝代，當是唐人）吉凶書儀二卷，不

知卽此書否？

范寧穀梁集解（未見）

存莊公至閔公。

何晏論語集解（未見）

存卷一，卷二，卷六。

開蒙要訓（未見）

案日本現在書目小學家箸錄，作一卷，馬氏撰。

孟說秦語中第二。

案伯君言，此書卽國語，然國語中無秦語。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有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不知卽此書否？

天地開闢以來帝王記一卷（未見）。

唐律一卷殘（未見）。

伯君言無疏義，彷彿記有新增之例。據所云，疑卽顯德刑統類也。

唐歷日（未見）。

卷子本，凡三卷，皆有年號，伯君忘之。

沙州志一卷（斷爲四截，端制軍已影照）。

據伯君言，中有五代地名，然其書法，則似唐人筆也。且卷中改民間爲百姓間，書隆作隆，避太宗玄宗諱，爲唐人筆無疑。

西州志殘卷（已影印）。

此志首尾均缺，但存中間數十行。伯君原題吐魯番地志，案今之吐魯番，爲唐之



西州，故改箸原名。以此志證之，新舊兩唐書地理志多合。惟兩志均言西州領縣五，舊志爲高昌、柳中、蒲昌、天山（通典及寰宇記西州無此縣，元和志有之）。交河（此名見柳中註中）新志則有前庭，無高昌，而於前庭注曰：「本高昌，寶應元年更名。」（元和志作天寶元年更名）。今此卷內所載，凡六縣：曰高昌，曰前庭，曰柳中，曰蒲昌，曰天山，曰交河。高昌，前庭並載，足正史志之誤。又此志載十一道：曰赤亭，曰新開，曰花谷，曰移摩，曰薩捍，曰突波，曰大海，曰烏骨，曰他地，曰白水澗，曰銀山。當是西州都護府所分諸道，足補諸地志之缺。新志注中有銀山磧，十道中之銀山，殆以此得名。志注中又有柳谷，此卷移摩，薩捍，突波，他地四道下，均有其名。又案西州自德宗貞元六年，陷於吐蕃。宣宗大中五年，沙州首領張義潮逐虜守者，以十一州地圖獻，中有西州。後分三部：曰和州回鶻，曰阿薩蘭回鶻，曰高昌，均服屬於遼。（見遼史屬國表及兵衛志）今卷中新開道下，有「今見阻賊不通」語，似此志作於貞元間，未淪於吐蕃以前。

惠超往五天竺國傳一卷（鈔出）

此記亦首尾殘缺，伯君據慧琳一切經音義，定爲惠超往五天竺國傳案。慧琳音義卷一百載惠超此傳凡三卷，今此卷首尾雖殘，然似是一卷，俟再詳考。

西漢金山國皇帝勅。

此勅行書，缺末數行，上鈐『金山白衣王印』六字，朱文。勅文錄後：

西漢金山國聖文神武皇帝勅：

前散兵馬使兼知客將宋惠信，

右可攝押衙，

兼鴻臚卿知

客務仍舊，餘

如故。

勅攝押衙兼鴻臚卿

知客務宋惠信，儒門

俊骨，晚輩英靈，體

備三端，深明六藝。故

得文侔擲地，實不異

於鄭言；武亞穿楊，

雄不殊於楚勇。宜

知四履，習腕不墜之

國儀；去住彌安，瞻交

不謬於曲直。遂乃東

西奉使，況聞說過甘羅；

南北輸忠，壯節堅

之金石。所以動効旣

曉，宜弊功流；負德幹

材，堪爲會擢。寵茲

恩渥，唯竭忠誠；後

肖青旨，則當榮美。（後缺）

案西漢金山國，史所不載。惟新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又五代史記吐蕃傳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證以此勅上印文，知聖文神武皇帝卽張奉，其國在西州也。

寺歷三卷。

三卷中雜記施主功德獻納牒狀，及碑讚傳記，表裏有字，條記如下：

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讚（并序）。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

於時文德二年，歲次己酉，六月二十五日記。

蔣君伯斧考唐僖宗光啟四年二月，改元文德；三月，帝崩，昭宗卽位，改明年爲龍紀，故文德無二年。敦煌僻遠，信使鮮通，故新君登極歲餘，民間尙未知之也。敦煌管内僧政兼勾當三窟曹公邈真讚。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入京進論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賜紫沙門故曹僧政邈真讚。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中和三年，歲次癸卯，五月二十一日，聽法門徒，敦煌釋門法師恆安。

大唐前河西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甘州刪丹鎮遏充涼州西界遊弈防採營田都知兵馬兼殿中侍御史康公諱通諱信邈真讚。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大唐中和元年，歲次辛丑仲冬，冀生五葉。從弟釋門法師恆安書。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眞逸眞讚（并序）。

前河西節度掌書記試太常寺協律郎蘇翬口。沙州釋門法師恆安書。廣明元年，歲次困頓律中夷則，冀生七葉題記。

沙州釋門故陰法律逸眞讚（并序）。

大唐廣明元年，庚子歲六月二十六日題。

前河西節度都押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右威衛將軍令狐公逸眞讚。

沙州釋門法師沙門恆安書。廣明元年庚子孟夏，冀生十一日題記。

前河西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侍御史沙州都押衙張諱與信逸眞讚。

乾符六年九月一日，題於眞堂。

沙州釋門勾當福田判官辭弁邈生讚。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瓜州諸軍事守瓜州刺史兼左威衛將軍  
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康使君邈真讚（并序）。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  
故敦煌陰處士邈真讚（并序）。

歸義軍諸軍事判官宣義郎守監察御史清河張球撰。

沙州釋門故張僧政讚。

大唐乾符三載二月十三日題於真堂。

河西都防禦右廂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侍御史兼御史中丞王公  
諱景翼邈真讚（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瓜州諸軍事守瓜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閣公邈真讚（并序）。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  
故前河西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敦煌郡耆壽清河張府君  
諱祿邈真讚。

從姪沙州軍事判官將仕都兼監察御史裏行球撰。時咸通十二年季春月，  
莫生十五葉，題於真堂。

唐河西節度押衙兼侍御史鉅鹿索公邈真讚。  
前沙州釋門故索法律智岳邈真讚。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都僧錄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  
悟真撰。庚寅年七月十三日題記。（案庚寅爲咸通十一年）。

唐故河西管內都僧統邈真讚（并序）。

時咸通十年白藏八月，莫彫一十三葉，題於真堂。



前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大德三學教授兼毗尼藏主賜紫故霍和尙邁真讚。

河西後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都僧錄兼教諭歸化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沙州釋門法師恆安題。

前沙州釋門法律義警和尙邁真讚。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都僧錄兼教諭歸化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沙州釋門法師恆安書。

故前伊州刺史改授左威衛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殿中侍御史臨留左公讚。

法師恆安書。

唐河西道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侍御史清河張府君諱議廣邁真讚。

敦煌唱導法將兼毗尼藏主廣平宋律伯綵真讚。

隴州龍支縣聖明福德寺前令公門徒釋惠苑述。維大唐咸通八年歲次丁

亥，六月庚午朔五日甲戌題記。弟子比丘恆安書。

宋法和尙靈塔諱志真靈圖寺。

大唐沙州譯經三藏大德吳和尙邈真讚。

軍事判官將仕郎守監察御史上柱國張球撰。法學弟子比丘恆安題。

大唐河西道沙州故釋門法律大德凝公邈真讚。

軍事判官將仕郎守監察御史上柱國張球撰。時咸通五載季春月，冀生十

葉題。

河西節度故左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陰文通邈真讚。

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釋門都僧錄兼河西道副僧統賜紫沙門悟真讚。

大唐河西道沙州敦煌郡將仕郎守敦煌縣尉翟公諱神慶逸真讚。

沙州軍事判官將仕郎守監察御史張球撰。時咸通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記。

故沙州釋門賜紫梁僧政逸真讚。

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沙州釋門義學都法師都僧錄賜紫悟真撰。大

唐大中十二年歲次戊寅二月癸巳朔十四日丙午畢工記。

故吳和尚讚。

扶風寶良器。

前任沙州釋門都教授毗尼大德炫閣黎讚（并序）。

沙州釋門都法律大德記和尚寫真贊。

宰相判官兼太學博士隴西李顯撰。

故李教授和尚讚。

釋門法將善來述。

此讚後附載一詩。

故沙州緇門三學法主李和尚寫真贊。

宰相判官兼太學博士從兄李頤撰。

敦煌都教授兼攝三學法主隴西李教授閣黎寫真讚。

釋門都法律兼副教授苾芻演譽述。

敦煌三藏法師圖真讚。

報恩寺主法閣黎諱禪池。沙門善來。

故□□法和尙讚。

弟子比丘利濟述。

前敦煌都毗尼藏主始平陰律伯真儀讚。

龍支聖明福德寺僧惠苑述。

案杜樊川集有敦煌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其文曰：「敦煌管內釋門都監

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敦煌大藩，久陷戎壘，氣俗自異，果產名僧。云云，其惠字作慧，不知與此爲一人否？

以上爲一卷。

□□士碑。

寶夫子撰。

據碑中所記，卽下卷之陰處士，字嘉政。

隴西李家先代碑記。

楊授記。

此碑二篇，皆已載於西域水道記，但徐書所錄之闕字，可據此補之。

翟家碑。

唐僧統述。

此人爲都僧統，俗姓翟，而未箸其名。

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

唐和尚作。

文內曰和尚俗號香。

父以元和七年甲辰卒。

吳僧統碑。

竇良驥撰。

李僧錄讚。

住三窟禪師伯沙法心讚。

故吳和尚讚文。

先代小吳和尚讚。

竇良驥撰。

以上爲一卷。此卷之背記寺中收紙用紙數目，皆繫年月日。

大瀉警策。

右軍衛十將使孔公淨圖功德銘。

曹良才畫象讚。

前河西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夫人讚。

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

牒文。

文曰河西開復云云。

曹仁貴獻玉羚羊角礪砂表。

上有沙州節度使印。

仁貴結銜爲權知歸義軍兵馬留後守沙州刺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考五代史及五代史記吐蕃傳，不載仁貴名。豈卽曹義金之子元德與抑另是一人，箸之俟考。

又礪砂乃藥石，見本草。五代史記吐蕃傳，載曹元忠貢礪砂，羚羊角。以此卷證

之。礪砂乃礪砂之誤。又宋史沙州傳，貢乳香，礪砂，玉團。礪砂亦礪砂之誤。

曹仁貴中秋狀。

八月十五日。

應管內外釋門都統兼仏法主賜紫沙門龍警都僧錄賜紫沙門惠興都僧政賜紫沙門紀宗等獻酒牒。

馬軍武達兒牒狀。

丙申年正月。

右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陳彥叟左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羅口口等端午獻香棗花等牒。

清泰四年，丁酉五月。

伯君言三卷中碑讚，皆寫於畫壁上，乃寺僧傳錄入卷中也。



以上爲一卷。

百行章一卷。(未見)

案此書杜正倫撰，唐書藝文志子部儒家類已著錄。

孔子修問書一卷。(未見)

太公家教。(未見)

辨才家教。(未見)

老子道德經義疏卷五。(未見)

顏師古玄言新記明老部五卷。(未見)

案舊唐書經籍志有玄言新記道德二卷，(新志誤作新記玄言道德)王弼注。

新志又有王肅新記玄言道德二卷。隋志有梁深撰玄言新記明莊部二卷。而此書，則諸志均不之及。

莊子第一卷。(未見)

文子第五卷（未見）

二十五等人圖（未見）

案伯君言，此道家撰筭，非圖畫。

李若立略出籙金（未見）

輔篇義記第二卷（未見）

冥報記（未見）

案此書唐臨撰，唐書藝文志史部箸錄，作二卷；日本西京博物館藏卷子本三卷。

李筌闡外春秋（未見）

存卷一，卷四，卷五。

案此書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子部兵書類，均作十卷。

鄉貢進士郁知言記室備要（未見）

董君授經考日本舊鈔卷子本五行大義背記，引古韻書有郭知言，郁與郭形近，

或是一人。伯君則言此書確是郁而非郭。

新集文詞九經鈔（未見）

新集文詞教林（未見）

故陳子昂集（未見）

存卷八至卷十。

據伯君言後來之十卷，本係析一卷成數卷，非原書之舊。此雖二卷半，然尙多於十卷本。

文選李善注（未見）

存卷二，十五，二十七。

秦人吟（未見）

鷓子賦（未見）

伯君言此書二部。

敦煌十詠（未見）

伯君言此書三部。

五臺題詠。

此卷缺後半，其五臺詠已載入張商英續清涼傳，而頗有異同。茲將題詠悉錄如左。五臺詠中與續清涼傳不同處，並附注於下：

五臺聖境讚

金臺釋子玄本述

讚大聖真容

金刹真容化現來，光明花藏每常開。天人共會終難識，凡聖同居不可裁。五百龍神朝月殿，十千菩薩住靈臺。浮生踏著清涼地，寸土能消萬劫災。

讚普賢菩薩

普賢利海應羣機，象駕神通遍護持。十地有緣方得見，二乘無學豈能知。纖毫納芥因慈悟，一念超凡更不疑。由是善才登正覺，暫時功果滿三祇。

題五臺

東臺

迢迢雲外（續清涼傳作水）涉峯巒，漸覺天低宇宙寬。東北分明瞻（傳作觀）大海，西南咫尺見（傳作望）長安。圓光化現珠千顆，紅（傳作聳）日初生（傳作昇）火一團。風雨每從鼎下起，那羅延窟（傳作洞裏）有龍蟠。

北臺

北臺靈異嶮嵯峨，雨雹縱橫聖驗多。九夏風霜無斷絕，千年冰雪未消磨。祥雲化作樓臺狀，瑞草翻成錦繡窠。莫怪夜深寒更切，龍王宮殿遍天河。（案此詩與廣清涼傳全異）

中臺

玉華潛與海門通，四面山朝勢不同。散漫龍居千處水，飄飄花落九天風。眞容每現靈臺上，無染親經化寺中。高步幾迴遊絕頂，似乘靈鶴在虛空。（案此詩與廣

清涼傳全異

西臺

寶臺高迥（傳作峻）足靈祥（傳作穹蒼）師子遺蹤八水傍。五色雲中遊上界，九重天外看西方。三時雨灑龍宮冷，五更（傳作一夜）風飄月桂香。土石盡（傳作尙）能消障累（傳作罪障）不（傳作何）勞菩薩放神光。

南臺

蓬萊仙島未能超，上界鐘聲聽不遙。蜀錦香花開璨爛，文殊宮殿出喧囂。藤羅萬丈連紅日，雲樹千尋映碧霄。七佛往來遊歷處，曾經幾度化金橋。（案此詩與廣清涼傳全異）

金剛窟聖境

文殊火宅異常靈，境界幽深不可名。金窟每時開梵響，樓臺隨處現光明。南梁法照遊仙寺，西域高僧入化城。無限聖賢都在此，逍遙雲外好修行。

阿育王瑞塔

如來真塔育王明，分布閻浮八萬成。震旦五峯添聖化，漢朝七日放光明。雲霄感得樓臺現，寶剎標題善住名。無限焚香諸道俗，龍華三會必同生。

讚肉身羅睺

羅睺尊者化身來，十二年中在母胎。昔日王宮修密行，今時凡室作嬰孩。端嚴肉髻同千聖，相好真容現五臺。能與衆生無限福，世人咸共捨珍財。

金剛窟邊念經感應

銀燈數盞雲中現，一顆圓光室內明。金窟定知通化寺，常聞菩薩念經聲。  
大乘五更轉，（以後殘缺）

雕本第二

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加句，靈驗本，已影印）

二朝灌頂。國師三藏大廣智不空譯。

案此經無雕刻年月，共三十六行，每行字數不等。其字似初唐寫經，又國師之國字上空一格，其爲唐刻無疑。

又案中國刊刻書籍，前人所考，僉謂始於五代。惟據柳玘訓敍及猗覺寮雜記所言，則唐時已有雕板。日本島田翰氏作雕板淵源考，據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謂隋代已有雕本，此語殆可信。此經字體似初唐，而不空卒於代宗朝，則此爲唐中葉刊本也。予於日本三井聽冰氏（高堅）許，見所藏永徽六年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一百四十四，其紙背有木刻楷書朱記，文曰『大唐蘇內侍寫真定本』九字，與宋藏經紙後之『金粟山藏經紙』朱記同，此爲初唐刻木之確據。又以此刻證之，則隋唐有雕本之說，殆信然矣。

唐韻（殘，未見）。

切韻（殘，未見）。



伯君言，乃五代刊本，細書小板。

金剛經（已影印）

梵夾小本，每半葉七行，行十四字，經後題「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雕板押衙雷延美。」

案五代史記吐蕃傳，唐莊宗時，拜沙州留後曹義金（壁畫上題名作曹議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宋史沙州傳作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宋史沙州傳作義金卒，子元忠祠。）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晉出帝紀誤作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宋史亦作周顯德年來貢，授本州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云云。）元恭爲瓜州團練使。據此經後所記，則元忠在晉世已爲歸義軍節度使，可訂史

傳之誤；而檢校太傅譙郡侯，又可補史傳之缺也。

大佛頂陀羅尼。

經末有『開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記』款字一行。

大隋求陀羅尼。

經上面左有『施主李知順』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經末有『太平

興國五年六月雕板畢手記』十三字。

大隋求陀羅尼。

上象下經，經末有『口楊法雕印施』六字。此外無年號者甚多。

佛象雕板。

此板上刻陰文佛象，長方形，上安木柄，如宋以來之官印然，乃用以印象者，其餘

朱尙存。

西夏文殘經。

夏文佛經刻本殘帙，大小共三種，一種之末，有漢文二行，曰「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大八施大藏經於沙州文殊金塔寺，永遠流通供養。」又有黑質金書蓮華經七冊，爲伯君友所得。石室中藏書，至宋而止，無西夏文者，惟他一室有之，附記於此。

石刻第三

溫泉銘（已影印）

行書翦裝卷子本，存四十八行，已缺上半，無題目年月書撰人姓名。文駢麗可喜，作文者自稱朕，而字迹頗似唐高宗諸碑，而圓勁流麗過之。中間世字，民字，基字均未缺筆，故知爲唐太宗御製御書。其文太平御覽及全唐文與諸類書中，均不載，金石家亦未箸錄。細釋文旨，乃頌溫泉，故知爲溫泉頌也。紙尾有墨題一行，曰「永徽四年八月圍谷府果毅兒」（下缺）乃初唐拓本，真人間之墨皇矣。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已影印）

僅存剪裝本一葉，計三十九字，然鋒穎如新，似初出土本之蘇孝慈墓誌，與流傳之宋拓本大異。

柳公權楷書金剛經（已影印）

橫石本，每行十一字，裝成卷子，計十二石，每石旁皆記數目。經末署「長慶四年四月六日，翰林院侍書學士朝議郎行右補闕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柳公權，爲右街僧錄準公書，強演邵建和刻。」

唐書柳公權傳（附柳公綽傳）言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虞褚陸諸家之法，自爲得意。（舊傳略同）又金石錄及寶刻類編載柳書金剛經會昌四年寶刻叢編引金石錄京兆府安國寺模西明寺金剛經柳公權書，大中十六年六月。據諸書，知此碑在當時有盛名，因傳拓太多，石刻旋毀，故一刻再刻，宋人已不能見原刻也。我輩眼福，竟出宋人之上，非厚幸與？

陀羅尼經。

翦裝成一葉，無年月，書法頗圓勁，遠勝世傳唐代各經幢。

案今世傳碑版，宋拓已不易覯，唐拓則幾絕。惟臨川李氏所藏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稱唐拓，然確否未可知。今此四刻，用楮紙重墨，紙墨無異，明拓本，蓋氈蠟之法，至宋始精也。至刻手之精絕，則絕非宋以後所可及。又石室中地土高燥，故唐時裝本，望之宛如數十年物，誠至寶也。

#### 經象第四

絹本寫經三卷。

日本唐代寫經至夥，然皆黃麻白麻本，無絹本者。此三卷絹質極細，不裝裱，字跡似在晉魏間，如鍾太傅及中岳靈廟碑，仍存隸筆，殆出隋唐以前人手。

繡本佛說齋法清淨經一卷。

計四十九行，行十七字，藍絹本，先墨書經文，後繡以白絨，製頗朴拙，每行有墨界，字似初唐人。

受罪懺悔文一卷。

漢文及回鶻文，兩面對書。此外佛經，漢回對書者，凡十餘紙，單回文者十數卷。又有梵漢對譯及單梵文者，又吐番文寫經，多不可計。

老子西昇化胡經（已影印）

存卷一，卷十。

案此經諸史經籍志不著錄，惟日本現在書目，有老子化胡經十卷。元釋念常佛祖通載作老子化胡成佛經，證以此本署名，均不合。今以此二卷與元釋祥邁（佛祖通載載張伯淳大元至元辨僞錄序作邁吉祥，此從藏本）辨僞錄（據佛祖通載引）所引相校，皆不合。蓋元代所傳之本，又非唐人之舊矣。

又考此書在唐總章元年，曾勅天下搜聚焚棄。（據佛祖通載卷十五，引至元二

十一年焚毀諸路偽道藏經，而碑則作憲宗朝，未知孰是。元至元間，又奉旨禁斷道家偽經三十九種，而此書爲之首。（見佛祖通載三十三、三十四卷中。）唐元兩代，再遭焚棄，故明以後不復傳。至此書作偽者之時代及姓氏，據辨偽錄第五篇，言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佛祖通載卷三十三）謂出於晉人手，而王磐焚毀偽道藏經碑，則言宋王浮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姦云云，則王浮又似宋人竊意唐人所禁之本，殆六朝人僞託。（或出北朝寇謙之門徒）元人所毀者，則宋人僞託者也。

蔣君伯斧考魏書釋老志，「寇謙之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真宮主。」此實道家援釋入老之濫觴，然尙未明言老子化胡成佛也。至魏書于闐國傳，則云「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是北齊時已盛傳其說矣。（隋書北史于闐傳所載並同，惟五里作五百里。）唐會要七十三載此事尤詳，云「于闐西南有北摩伽藍城，相傳云是老子化胡之所建也。初，老子

至是，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曰：『我暫返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自稱白淨，因造此寺焉。』其說與此經略同。王氏所見，或卽此本。經中又有降生蘇鄰國，號末摩尼之說。按摩尼教唐時隨回紇入中國，大歷以後，始爲置寺賜額。六朝及唐初，中國止有火祆祠。今經中不言火祆而言摩尼，則又似中唐後道士之所增益，而非唐初原本矣。

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已影印）

案景教古經，傳世絕少。數年前，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於西安回民家得景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寄羅馬教皇許。今此讚首尾完好，後附景教經目三十種，足資彼教之考證。

摩尼教經殘卷（已影印）

首尾均殘缺，然繕寫至精。今摩尼教經漢譯本，僅此數行。前數年，德人在吐魯番得摩尼教經不少，然無漢譯者。



佛經及畫象。

紙本中繪佛象，外有闌界，闌外書經文，闌內滿書咒語，狀如旋機圖，回環偵到，卒不易讀，故尙未能知爲何經咒。

曹元忠造象。

刻本上畫佛象，下刻造象記，凡十餘紙，大半爲曹元忠所造。茲錄其文於此：

弟子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開國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爲城隍安泰，闔郡康寧。東西之道路開通，南北之兇渠順化。勵疾消散，刁斗藏音。隨嘗見聞，俱口福祐。於時大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記。匠人雷延美。

右文凡十三行。

布畫象。

布畫佛象數幀，皆著色，頗粗朴。其布理亦粗疏，上塗以粉。又有紙畫象十餘幅，著

色，與布畫象同，亦粗朴不精。

壁畫第五

東魏壁畫。

石室中皆有壁畫，最古者爲東魏，上畫一人，作審判狀，下一罪人匍伏受裁判，有辮髮。

娑羅門象。

畫中間有一人獨立。

五臺山圖。

亦畫壁上，極工緻，梵刹一百九十餘，一一皆記其名，可取以補清涼山志。

藻井畫。

畫於藻井上，作城郭形，有佛象，極精妙。案藻井畫佛尤罕見。

石室中壁畫至多，略記二，不及悉錄。伯君影照千餘紙，能一一指爲某代。蓋畫旁皆署年代，未盡照出也。亦有西夏壁畫，上有西夏文題記。

古器物第六

畫象範紙。

以厚紙爲之，上有佛象，不作鈎廓，而用細針密刺孔穴以代之。推其意，蓋作畫時，以此紙加於畫紙上，而塗以粉，則粉自透過針孔，下層便有細點，更就粉點部位，縱筆作線，則成佛象矣。

書經板。

此板狀如□□，兩面共寫心經，而文未完，左行墨書，上加油漆，色白澤，頗似今日之熟漆。文與今本心經不同，錄之如下：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比丘衆及諸菩薩摩訶薩俱。爾時世尊人諸法平等甚深顯了三摩地。復于爾時觀自在菩薩行心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體空時，具壽舍利子口佛威力白觀自在菩薩曰：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者，應何修學？作是語已，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文未完）

經帙。

與日本西京博物館所藏者同，以竹絲爲之，有一枚以席草爲之，蓋古人合數卷爲一帙，此卽其帙也。帙之裏面，以舊書糊之，有唐人書狀一紙，上加以印，其文不及備錄。

此外有地契若干紙，多有官印。（亦有無印者）又有宋太平興國時某某立嗣證書，及虎珀珠檀香等物。

## 餘記第七

伯希和君言英人某亦嘗游窟室，購取不少，而以旁行書爲多。伯君返國，擬往倫敦一觀，允寄其目，不知其中更有祕籍幾許，耿耿此心，與伯君歸帆俱西馳矣。

石室祕藏，此次借影者，計書卷六，雕本二，石刻三，壁畫五，其紙敝故不可影者，則錄之。但期日匆遽，不獲備寫，心長晷短，此憾如何！

石室書之在巴黎者，悉擬影照，已荷伯君慨然見許。異日祕籍歸來，將與大雅同好，協謀雕印，以廣其傳。伯君惠假之雅意，與儕輩十餘日奔走移錄之辛劬，倘不孤乎？

伯希和君以文學士任安南河內之東方考古學校教授，年才三十有一，博通東方學術，爾雅有鑒裁，吾儕之畏友也。以有關茲事，故並記之。



# 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王國維著

敦煌唐寫本書籍，爲英國斯坦因博士攜歸倫敦者，有韋莊秦婦吟一卷，前後殘闕，尙近千字。此詩韋莊浣花集十卷中不載，唐寫本亦無書題及撰人姓名。然孫光憲北夢瑣言謂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今敦煌殘卷中有此二句，其爲韋詩審矣。詩爲長慶體，敘述黃巢焚掠，借陷賊婦口中述之，語極沈痛詳盡，其詞復明淺易解，故當時人人喜誦之，至製爲障子。北夢瑣言謂莊貴後諱此詩爲己作，至撰家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子，則其風行一時可知矣。其詩曰：

（上闕）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北鄰諸婦咸相湊，戶外奔騰如走獸。轟轟焜焜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湧。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炯。日輪西下寒光白，上帝無言空脈脈。陰雲暈氣若重圍，口者流星如血色。紫氣潛隨帝座移，妖光暗射口星析。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舞伎歌姬盡黯然，嬰兒稚女皆生棄。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回首香聞淚盈把。旋抽金線學縫旗，纔上雕鞍教走馬。有時馬上見良人，不敢回眸空淚下。西鄰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翦秋水。妝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一夫跳躍上金階，斜袒半臂欲相恥。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琉璃階上不聞聲，翡翠簾前空見影。忽驚庭際刀刃鳴，身首分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兒同入井。北鄰少婦行相促，旋拆雲鬟拭眉綠。已聞擊托壞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須臾四門火光來，欲下危梯梯又摧。煙中大聲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回顧。旋梳雲鬢



逐軍行，強展蛾眉出門去。舊里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一從陷賊經三歲，終日憂驚心肝碎；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鴛幃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蓬頭面垢眉猶赤，幾轉橫波看不得。衣裳顛倒語言異，面上誇功彫作字。柏臺多士盡狐精，蘭省諸郎皆鬼魅。還將短髮載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制。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諂呼來酒市。一聲五鼓人驚起，聲嘯喧爭如竊議。夜來探馬入黃城，昨日官軍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發兮暮應至。凶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生喜；皆言冤情此日銷，必謂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馬傳聲急，又道軍前全陣入；大臺小臺相顧憂，三郎四郎抱鞍泣。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銜璧；簸旗掉劍却來歸，又道官軍屢敗績。四面從茲多厄東，一斗黃金一斗粟；尙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刳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外倚僵屍，七架營中填餓葶。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采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轂皆消散，甲第朱門無

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荆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來時曉出城東陌，城上風烟如塞色。路旁時見游奕軍，坡下絕無迎送客。霸陵東望人烟絕，樹鎖鸛山金翠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長□月。明朝曉至三峯路，百萬人家無一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路旁試問金天神，金天無語愁於人；廟前古柏有殘折，殿上金爐生暗塵。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盲風雨黑；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聞日徒歎口饜思，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慙拙爲神，且向山中深壁匿。寰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覓（下闕）』

此時前後皆闕，尙存九百六十餘字，當爲晚唐詩中最長者。又才氣俊發，自非才人不能作，惟語取易解，有類俳優，故其弟藹編浣花集時，不以入集。不謂千百年後，乃於荒微中發見之。當時敦煌寫有數本，此藏於英倫者如此。巴黎國民圖書館書目有『秦婦吟一卷，右補闕章莊撰』，既有書名及撰人姓名，當較此爲完好，他日

當訪求之也。

倫敦博物館有季布歌，前後皆闕，尙存三千餘字，紀漢季布亡命事，以七言韻語述之，語更淺俗，似後世七字唱本。又有孝子董永傳，亦係七言，其詞略曰：

「人生在世審思量，暫□□有何妨。大衆志心須靜聽，先須孝順阿爺孃。好事惡事皆鈔錄，善惡童子每鈔將。孝感先賢說董永，年登十五二親亡；自歎福薄無兄弟，夜中流淚每千行。爲緣多生□姊妹，亦無知識及親房。家裏貧窮無錢物，所買當身殯爺孃。」

云云：實當時所作勸善詩之一種，江右某氏所藏敦煌書中，有目連救母李陵降虜二種，則純粹七字唱本云。

倫敦博物館又藏唐人小說一種，全用俗語，爲宋以後通俗小說之祖。其書亦前後皆闕，僅存中間一段云：

「判官燥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

使人引 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 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下闕）。

此小說記唐太宗入冥事，今傳世西遊演義中有之。太平廣記引唐張鷟朝野僉載，已有此事，但未著判官姓名云：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太宗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日）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乾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署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近代鄭烺撰崔府君祠錄，引滄陽神異錄一事，與僉載同，且以冥判爲崔府君曰：

「一日，府君忽奉東岳聖帝旨，敕斷隱巢等獄。府君令二青衣引太宗至。時魏徵已卒，迎太宗屬曰：「隱巢等冤訴，不可與辨，帝功大，但稱述，神必祐也。」帝頷之，及對質，帝惟以功上陳，不與辨。府君判曰：「帝治世安民之功甚偉。」（中略）敕二青衣送帝回，隱巢等惶恐去。帝行，復與府君別。府君曰：「毋泄也。」後帝令傳府君象，與判獄神無異云云。」

今觀唐人所撰小說，已云冥判姓崔名子玉。故宋仁宗景祐二年，加崔府君封號詔，有「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等語。可見傳世雜說，其所由來遠矣。又倫敦所藏，尚有伍員入吳小說，亦用俗語，與太宗入冥小說同。

唐代不獨有俗體詩文，即所著書籍，亦有平淺易解者，如太公家教是也。太公家教一書，見於李習之文集，至與文中子中說並稱。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亦稱其書。顧世久無傳本，近世敦煌所出凡數本，英法圖書館皆有之。上虞羅氏亦藏一木。觀其書多用俗語，而文極蕪雜無次序，蓋唐時鄉學究之所作也。其首數行，自叙作書緣

起云：「□□□□代長值危時，望（亡之訛）鄉失土，波迸流離。只欲隱山居住，不能忍凍受飢；只欲揚名後代，復無晏嬰之機。才輕德薄，不堪人師，徒消人食，浪費人衣。隨緣信業，且逐時之隨。輒以討其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爲書一卷，助幼童兒」云云。則其作書之人與作書之旨，均可知矣。書全用韻語，多集當時俗諺格言，有至今尚在人口者。輒舉其要者如左：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往而不來，非成禮也。知恩報恩，風流儒雅。」

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一日爲君，終身爲主。

他離莫越，他事莫知，他貧莫笑，他病莫欺，他財莫取，他色莫侵，他彊莫觸，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馬莫騎，弓折馬死，償他無疑。

罹網之鳥，悔不高飛，吞鈎之魚，悔不忍飢。

男年長大，莫聽好酒；女年長大，莫聽游走。

含血喫人，先汚其口；十言九中，不語者勝。

款客不貧，古今實語。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勤是無價之寶，學是明月之珠。積財千萬，不如明解一經；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軀。

香餌之下，必有懸鈎之魚；重賞之家，必有勇夫。

以上諸條，或見古書，或尙存於今日俗語中。張溟雲谷雜記謂杜荀鶴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裹頭成大漢，初看騎馬作兒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是唐人用此種文體，惟有太公家教一書，故獨舉此以比杜荀鶴詩，當時亦甚輕視之，觀其所就，決不能與唐人他種文學比矣。

敦煌所出春秋後語，卷紙背有唐人詞三首，其二爲西江月。其詞云：

「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漸緊，爲（原作以）奴吹却月邊雲，照見

負（原作附）心人。」

「五梁臺上月，一片玉無瑕；（原作暇）迤邐（原作以里）看歸西海去，橫雲出來不敢遮，鬢鬢透天涯。」

又有菩薩蠻一首云：

「自從宇內光戈戟，狼烟處處熏天黑；早晚豎金雞，休磨戰馬蹄。森森三江水，半是離人淚；老尙逐今財，問龍門何日開。」

又倫敦博物館藏唐人書寫玄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中有鳳歸雲二首。其一云：「征夫數歲，萍寄他邦。去便無消息，累換星霜。愁聽砧杵，疑塞雁行。孤眠鸞帳裏，枉勞魂夢，夜夜飛颺。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誰爲傳書與妾表衷腸？倚牖無言垂血淚，暗祝三光。萬般無那處，一爐香盡，又更添香。」

其二云：

「怨綠窗獨坐，修得爲君書。征衣裁縫了，遠寄邊塞；想得爲君貪苦戰，不憚崎嶇。」



終朝沙裏口，馮三尺勇戰奸慝。豈知紅粉淚如珠，枉把金釵卜，卦口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虛待公卿，迴日容顏憔悴，彼此何如。」

又有天仙子一首云：

「燕語鶯啼三月半，烟蘸柳條金線亂。五陵原上有仙娥，攜歌扇，香爛漫，留住九華雲一片。犀玉滿頭花滿面，負妾一雙偷淚眼。淚珠若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紅絲應百萬。」

此一首，情詞宛轉深刻，不讓温飛卿章端己，當是文人之筆。其餘諸章，語頗質俚，殆皆當時歌唱脚本也。



# 後漢畫像石說

日本關野貞撰  
姚振華譯

比者，東京帝國大學舉行畢業禮，天皇臨幸，該校陳所藏中國後漢遺物畫像石，以供御覽；此種畫像石，蓋新致自中國之珍物也，今請述其由來如下，以諗明哲。

不佞於客歲九月，航海至中國，專以採訪山東省名勝遺跡爲事，至本年一月，遊興旣闌，始行歸國。旅行中，過嘉祥縣，縣之東南約四里許（日里）有武氏祠石室，悉心研究者久之。又嘉祥縣某民人家壁間有後漢時畫像石，出資購歸。事聞於縣令，以此爲希世之珍，不宜淪入異域，亟傳賣主至，告以故，令其贖回。不佞乃與縣署及賣主交涉，堅拒不允，且婉語縣令，以此種畫像石，爲我帝國大學學術上貴重之標

本當永久保存，以資參考。令初有難色，旋亦首肯。乃攜此石行，石重五十貫，載之以車，至濟南府，稍削石之背面，以減重量。又購入漢畫像石一，即乘汽車至膠州灣，移置舟中。比舟抵內地而石無恙，今已爲文科大學之珍藏品矣。又工科大學近亦購入漢畫像石六方，式與前相似，則由僑居濟南之藏田信吉氏，百計圖謀而後得之者也。其中三方，由藏田氏於本年二月間，得肥城縣令之許可，於孝堂山麓發掘得之者。其一本嵌於濟寧州晉陽山慈雲寺天王殿之壁間，（見山左金石志，頗有名。）而向其住持購入者。餘二方，均自魚臺縣民家購入，亦頗費周折云。

中國山東省地方，當後漢時，凡王公貴人墓前，必建石廟，即石祠以爲常。北魏酈道元著水經註，亦言山東省各屬地方，凡後漢人墳墓之前，多建石廟，其內部之四壁，則雕刻石像云。願是書於其他各地，無所考證，似僅山東一省，有此風習。夷考其故，蓋因東省各屬，富有石灰岩，建設石廟，至爲便利，故石廟極多。然至今存在者，僅肥城縣孝堂山石室，與嘉祥縣武氏祠石室，二處而已。

孝堂山之位置 按地圖孝堂山適當膠濟鐵路之終點距濟南府西南約三十里，肥城縣西北八九里，有村名孝里舖，是山卽在其中。山之全體，悉由石灰岩積累而成，其高處不過五六十尺，遠眺黃河水天一色，風景亦頗佳勝。

郭巨之石室 山頂有廟，祀孝子郭巨，廟中有石室，相傳爲郭巨爲其父母所築。石室之內，置郭巨夫妻及其父母愛子之塑像。據故老傳說，謂後人爲保存石室計，故於其外護以煉瓦之建物，此說可信與否，未能懸斷。但郭巨與此土以何因緣而有是關繫，謂此石室爲郭巨所造，終未免於附會。廟之側面，有北齊武平元年所刻隴東王感孝頌，記郭巨事甚詳，則距今千三四百年前，固已有此傳說矣。

石室之構造 正面十三尺五寸，側面八尺三寸。正面中央，有八角柱。屋頂以大石四塊合成，刻瓦形於其上。室之全體，悉用石灰石。其構造之法，則倣木造。觀此，可知當時木造建築之術。至其內部牆壁之全體，則彫刻日月，星辰，樓閣，人物，車馬，鳥獸等像。畫像之間，雜後人所刻銘甚夥。其最古者，爲平原隰陰邵善君謁祠記，刻於

永建四年。按永建四年，在後漢順帝時，距今已千七百九十九年。故論此建物之年，代，自其壁間之彫刻畫像推之，至少當在千八百年以前，即泰西紀元一世紀時也。其彫法全部用水磨，極平坦，畫像皆陰刻者。

武氏祠石室。武氏石室，自昔著名，日本人亦知之已久。其所在地，距濟南府西南約七十里，嘉祥縣東南約四里。有山曰武翟山，石室即建於此山之下。其前面及左右，皆有石闕。更前有石獅二，相對而立。石闕之後，古有石廟三所，經年既久，半埋沒於土中。乾隆時始發掘得之，後更造煉瓦之建物，嵌石於其壁間，蓋爲保存計也。今則由官衙監督，平時門常下鍵，不輕易出入。此石闕之四面，皆彫刻人物動物之像，西闕正面，則刻有銘文，言建和元年三月四日，孝子武始公及弟綏宗（名梁）景興，開明四人，爲父造此石闕石獅云。按建和元年，在後漢桓帝時，距今已千七百六十年。是此種石闕石獅，實爲千七百年以前之物，即石室及其畫像之年代，亦可想而知矣。

彫刻畫像。石質卽石灰石，其彫法與孝堂山微異，於水磨平面上彫刻畫像。凡顏面衣文皆毛彫，其餘之部分，則皆低彫，直下鑿鋒，使畫像有立勢。畫像之種類，首三皇五帝，次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等歷史上之事蹟，又次樓閣車馬鳥獸魚龍之類。此外珍奇怪異之圖，凡今日所能想像而得者，大小凡四十餘方，今尙存。

其他後漢畫像石之保存至今者，則在濟寧州孔子廟中。（孔子見老子圖）按此石本係武氏祠中之物，特以與孔子有關繫故，遂移置今處。又此廟大成門中，有漢時石碑，其背面極粗陋，亦彫畫像。又晉陽山慈雲寺佛殿壁間，尙有畫像石五方，粗彫龍虎魚類之像。其天王殿壁間所嵌，卽前記工科大学藏品之一，則其最優秀者。此外據山左金石志所載，各處祠廟所保存者尙多，及往覓之，則百不獲一，往往失望而歸。或者此種畫像石輾轉流徙，變爲箇人之所有物，亦未可知也。

更就以上所述各種畫像石，凡今日所得見者，總括言之，則其大者約七八尺，小或二三尺，厚約一尺內外。其彫刻法，可分爲三種：一爲孝堂山式之陰刻，一爲武

氏祠式之陽刻，一爲晉陽山式。所謂晉陽山式者，略與古代埃及之彫刻相似，輪廓深彫，畫像之全體加圓形，面貌衣文及更細之部分，則皆淺彫，蓋折衷於陽刻與陰刻之間者。畫像以外之部分，粗留直鑿痕迹。至其年代，大抵皆在後漢時。由今追溯，當在千七百年乃至千九百年以前，實爲今日中國所存畫像中之最古者。其畫像皆歷史上之事蹟與樓閣，人物，車馬，動植物等，尤多歌舞，讌飲，以及遊獵，嬉戲之處。觀之，可知當時之風俗習慣及技術發達之程度。夫此種古代美術上之好尚及技術，其影響於中國後世之藝術家爲何如？乃措此最古之物而不講，反以南北朝之佛像著聞於世，惜哉！至吾國學者間，固早知此種畫像石之價值，武氏祠畫像之拓本，流傳亦已甚久；前年，中國人某，以彫刻羊頭之畫像石寄贈博物館，是爲實物來日本之始；而人物車馬之圖像，則今日始得之。又孝堂山畫像石拓本，卽不佞所持歸者。要而言之，就此種漢代畫像，悉心攻究，而於古代種種之文化上，發見奇異之事實，則不佞所厚望者爾。



去年歸安陸氏以十萬元售宋樓藏書於日本岩崎氏，聞者傷慟。日本人島田翰著宋樓藏書源流考，謂昔遵義黎純齋宜都楊惺吾在日購求古本，都市爲空，數窮必復，今之所獲，倍蓰於昔日所失，是爲於國有光云云。原文甚長，武進董授經部郎梓以贈人，識其爲國恥也。今山東後漢石刻，又漸入於三島，以一失不可復得之寶物，聽其流落人間，至爲異族所襲恥。嘉祥令尙解事，不忍令重寶流入異域，卒以憚煩省事而聽之。肥城令則以國寶爲交際之贈品，豈復有人心者？今世士夫，動稱國粹宜保存，或倡言存古，充其一偏之見，欲以抱殘守缺之專業，奪語言文字普通之功用，此其人往往而有。至文化之厄，大而陸氏子鬻書之不孝，小而肥城令辱國以媚外，山東人民盜賣公物以自肥，莫有爲之計者，更閱數年，斯文盡矣！肉食者不足與言，吾士民於書畫金石古物之可寶，當與比年之爭路爭礦，同此激昂，向時所拋置不措意者，豫爲之計，無使再厄，猶爲亡羊補牢之計。關野之文，翔實有致，高出於吾士夫之言金石者。夫固有所受之，與吾士夫

之沾沾癖嗜，致不同也。爾宋樓藏書源流考，世多有未及見者，文繁不能備錄，錄董氏識語於後幅，亦相與同此一歎爾。

爾宋樓藏書源流考後識語云：丙午初夏，余游日本東京，獲交島田彥楨。彥楨博學強識，年弱冠，校書中祕，於隋唐遺卷，宋元舊槧之源委，洞悉靡遺，著有古文舊書考三輯及羣書點勘十六鉅冊。羣書點勘體例一仿抱經，而精博過之。時余卜居小石川，彥楨頻來寓所，析疑質難，無虛日。秋日，相與訪書於西京奈良間，縱觀古剝舊家之藏，浹旬而返。歲杪回國，彥楨贈影宋鈔足本楊誠齋集，並約余梓其舊書考，別以宋元版若干種相酬，復親送至小田原而別。今春彥楨馳書相告，岩崎文庫以日金十一萬八千圓購陸氏書有成議。余初謂陸氏爲吳興望族，剛父觀察逝世未久，何致貨及遺書。嗣彥楨寄示爾宋樓藏書源流考，並屬附梓訪餘錄內。（彥楨遊中國觀瞿楊丁陸四藏書家所記）始信其事果實。按陸氏藏書志所收，俱江浙諸名家舊本。古芬未墜，異域言歸，反不如臺城之炬，絳雲之燼。

魂魄猶長守故都也。爲太息者累月。從前日本收藏書籍，僅知寶貴唐卷子本，而四部之中，惟注意於經子。自楊愷吾在日本助黎純齋星使梓古逸叢書，而宋元版始重。今陸氏書籍，舶載而東，而史集部始重。近年日本學者研究歷史，覃思冥索，進步可駭。茲復驟增祕籍，單詞隻義，孤證是求，溫故知新，必能爲史學別生塗徑。而我國淺躁之士，方且藉新學之名，以便其不學之實。拙僂者視書之存亡，淡然漠然，無與於己。其猖狂恣肆者，直欲投書一炬而後快。（沈子封丈遊琉璃廠工藝局，寄售巴陵方氏書，別置一室，有某學堂學生一見卽曰：此處全是野蠻書，不顧而去。）聞詠宋樓書既歸日本，全國學子，動色相告，彼此相較，同異如斯，世有賈生，能無痛哭嗟乎！往事已矣，日見日本書估之輦重金來都下者，未有窮也！海內藏書家與詠宋樓者，如鐵琴銅劍樓，如海淵閣，如八千卷樓，如長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爲詠宋樓之續，前車可鑒，思之能勿懼與？彥楨所著，索觀者衆，爰爲梓行，以代鈔寫。並乞書衡兄長題詩簡端，用作紀念。保存國粹，匹夫有責，凡百

君子，當有以教我。也。光緒丁未仲夏，武進董康識。

此識語中，憤古書流入外國，至謂不如臺城之一炬，絳雲之一燼。或議其過吝，古逸叢書之歸，與函宋樓之去，雖得不憤失，要猶是物聚所好循環往復之公例；必漸滅之以爲快，無乃隘與？有世界之觀念，或不如是。要之，痛心之言，固不可以辭害志也。孟森附記。

# 唐寫本公牘契約考

孫毓修著

光緒季年，有英人司泰音，遊我新疆甘肅諸邑。漢唐遺跡，沉霾流沙中者，千百年來，往往完好；司泰音窮搜冥索，攜之歸國。塵鞅既釋，亦能略考漢唐遺書，爲之詮解；綴學適情，何其有中土儒者風也？頃讀其遊記，則所得古物，亦並附刊中；有唐時官私公牘契約墨蹟十餘通，法人愛度埃耳爲之詮解。其大者，足以補史傳之闕失；小者，亦足藉見唐代之遺風。兩窗多暇，取其文字稍完好者，更爲之綴拾舊聞，證其闕略。他日愛度埃耳君見之，又以爲如何也？宣統辛亥，無錫孫毓修記。

牒製謝百姓并

製謝百姓狀訴雜差秣等

被鎮守軍牒稱得製謝百姓胡書翻稱上件百

□□□□深憂養蒼生頻年被賊損莫知

計近日蒙差使移到六城去載所着差秣並納

□□□慈流今年有小小差秣放至秋熟依限輸

納□□糧並在製謝未敢就取伏商量者

使判一切並放者其人糧狀稱並製謝未有處

□□□□百姓胡書狀訴雜差秣准使判牒所

由放其人糧並在製謝欲往使人就取糧未敢

□擅執□諮取處分訖各牒所由者使又

判任自般運者故牒

六城質邏刺史阿摩支尉遲

大歷三年三月廿三日典成鈇牒

修按此文自翻稱至伏望商量者云云，爲契謝百姓之訴辭。蓋自棄家避難，田禾不保，欲請豁免租備也。下文則契謝鎮官申請于闐王之辭，謂不能任契謝人之不應徭役，不納賦稅，惟當設法安全之，令其回鎮就穫也。通志稱于闐書則以木爲筆札，固當有文字矣。司泰音更得唐時于闐國書，以今考之，則唐古特文也。蓋唐時吐蕃盛大，故其國文，流行聚於西域，唐人皆以胡書概之。土人用胡書，官牘尙漢文，觀文中翻稱云云可知也。唐書地理志于闐並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並隸隴右。高宗正元二年，以于闐王葉護玷來朝，常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爲十州，隸安西都護府。契謝不可考，觀第二通，固知是鎮。唐書于闐東三百里有項城鎮，東六百里有蘭城鎮，南六百里有胡弩鎮，西二百里有固城鎮，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鎮。契謝之名，此並未及，而唐人于此設官，以撫邊裔，則固一劇

鎮矣；此實足補書之闕。唐承漢制，郡國皆有典郡書佐一人，故知典是官名，成統其人名也。蓋梁謝之人，上書于典，典爲之移牒于閩王以申請也。大歷三年，爲代宗在位之第六年，疆吏與蠻夷通問，辭意卑下，乃爾，則可證通典「安史亂後，于閩弗復尊唐」之語之非誣矣。杜君卿又云：「于閩王之所居曰西山城，鄭漁仲志則謂「當尉遲蕃內之時，并在漢時戎盧，扞彌，渠勒，皮山，精絕，五國之地，并其舊治西山，是爲六城。約當今之庫車，哈什，噶爾，阿克爾，烏什，吐魯番，葉爾羌，諸城。當唐之盛，遇番國之大者封王，小者封刺史。」册府元龜「開元十六年正月，封于閩阿摩支知王事，石武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尉遲伏師爲于閩王。」則公文似不應稱刺史。考唐會要，至德七年，改總管府爲都督府，其總十州者，爲大都督，亦兼刺史。于閩當上元之際，唐以其從擊吐番有功，授尉遲伏屠雄爲毗沙都督，兼刺史事，新舊書無明文。然于閩固在十州之例，既授都督，則兼刺史可不必言，蓋史之省文也。阿摩支，蓋西域之尊號，如册府元龜載唐封疎勒國



王裴安之勅命，亦冠以阿摩支之稱。隋書本作阿彌厥，于闐世系愛度埃耳云：「悉紀以唐古特文，不可考知。」今按唐書西域傳：「唐初于闐王姓尉遲，名屋密。屋密後，伏闍信，伏闍雄，相繼嗣位。伏闍雄死，子璲立。死，伏師戰立。死，伏闐達立。死，尉遲珪立。死，子勝立。勝當肅宗至德之初，以兵赴難，留京宿衛。乾元三年，以其弟左監門衛率葉護曜爲大僕員外卿，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乾元三年至大歷三年，相離十載，是否曜在位之時，今不可知矣。

其二

樂謝鎮

帖知事

鞞鼓牛皮一張，鶉鳥鴿破碎不堪，焦爛難畜皮，并蹄骨等右

奉處分上件等物爲鎮器械破拆損箭

無鴿修造帖至仰准數採覓限五日內送納

帖至准覆十二月二十三日帖

知鎮官將軍楊晉卿

其三

阿摩支師子口胡書典阿施捺胡書典口口口口

牒思路去年五月與上件二人驢准作錢六阡

思路放丁經今十個月丁不得驢不還伏望

口追徵處分謹牒

抄口抄人

大歷十六年二月六城梨謝百姓思口

修按大唐西域記，番言師子，唐言護法。唐書于闐俗重佛法，王尤信尚，民人頌聖，故云阿摩支師子，子下闕文，疑是國字，蓋謂阿摩支師子國之典胡書官某也。思路當是漢人，流寓六城，以營生業者，故紀年仍稱唐歷。後晉高居誨使于闐記，

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則知于闐久採漢制，改元建號矣。惟大歷止於十四年己未，十六年則德宗已卽位二年，改元建中，當以邊方僻遠，不知改元，仍相沿用。猶五代刻本大聖毗沙門大王象趺題記（見敦煌石室遺書）誤以後漢乾祐二年爲天福十五年也。

其四

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兒馬令恚爲急

要錢用交無得處遂於護國寺僧虔

英邊舉錢壹阡文其錢每月頭口分生利

陌文如虔英自要錢用卽仰馬令恚本

利並還如不得一任虔英牽掣令恚家

資牛畜充錢直有剩不追恐人無故

立私契兩共平章畫指爲記

錢主

舉錢人馬令恁年廿

同取人母党二娘年五十

同取人妹馬二娘年十二

修按健兒爲兵，始見於洛陽伽藍記。故杜甫云：「朔方健兒好身手。」至爲兵自稱之辭，則始見於此。此券司泰音亦得之於于闐故沙中。考唐書于闐王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西有比摩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于闐有一漢寺，名龍興寺，有一漢僧。疎勒亦有漢大雲寺，有一漢僧。護國寺之名，不見於西域，豈主僧挾牒，自中土往游，因以流落徼外與券云虔英邊，以唐人者邊等詞例之，猶云虔英處也。抱朴子百千皆作陌仟，然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古本已通用。如鳩序，刺不壹也，而詩作「其儀一兮」；孟子「市價不貳」；趙云無二價也，經作

貳而註從二。繫詞「參天兩地」釋文，參音三。後人以錢穀之數，懼有改移，遂悉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以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陸容菽園雜記，以爲始於宋人，不知唐代固已然矣。分生利三字，原蹟注於正文之右，每月頭下闕文，當爲壹字，蓋舉債壹千文，月息壹陌文也。史記貨殖傳，「無鹽氏捐金出貨，其息十之。」蓋十倍之息，自古有之，今時則惟京債，有此重利耳。將錢充直，有剩不追者，謂取舉錢人之財產，至達所欠之數而止。按唐律「諸負債不告官司，而強牽財物過本契者，坐贓論。」今券有一任虔英云云，蓋俗例而非官律也。廿非俗書，國語「行玉廿穀」說文云：「廿音入，二十之并也。」

其五

大歷□□□□□許十四爲急要錢用□

無得處遂□□□□□梳一共典錢伍陌□

每月頭□□□□□□錢許十四自□□□□

並沒一任將買恐人無信故立私契兩共平

章□□□□

錢主

舉人女婦許十四年廿六

同取人男進金年八歲

見人

修按漢書谷永傳，『爲人起債，分利受謝，』此今時借債，有人爲之居間說合，俗名中見之濫觴也。觀此，則唐時已稱爲見人。

其六

□常住錢壹拾伍仟

□會如遠不還卽任

建中八年四月廿日

負錢人妻阿孫

負錢人男蘇嘉依年廿

行官中郎廉寄

修按此紙止存其上半，行官中郎，謂行中郎之官，蓋見人也。

其七

大歷十七年

□糧用交無□□於護國寺僧虔英

邊便粟壹拾柒□其粟霍昕悅自立限至

九月內還如遠限□□由僧虔英牽掣霍

昕悅家資牛畜將充粟直有剩不追恐人無信故立私契兩共對兩平章畫指爲記

粟主

便粟人行官霍昕悅年卅七

同便人妻馬三娘年卅五

同取人女霍大娘年十五

修按大歷十七年，實德宗建中三年壬戌也。邊人誤記，辨已見前。六朝唐人稱內主爲娘子，閨女爲小娘子。京城憫忠寺遼石函字有云：『玉錢一，韓家小娘子施。』知宋遼之世，此稱猶未改也。今券中云女霍大娘，以旣稱女，則以輩行言之，不言小娘子而義自明。

其八



護國寺□□□外巡僧大言

先果□□□多少等

右帖至仰嶺前件家人刈草參

日留一人澆田餘人盡將去不得

妄作事故違必宜科決八月廿七

日帖

都維那僧惠達

上座僧惠□

封主僧惠雲

修按此僧寺諭僕帖也。草參，唐本草註謂之草薺，葉似薯蕷，蔓生。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云：「南安謂之硬飯團，屑粉食之。」然則草薺入藥之外，更可爲食。古人於草根之大者，通謂之參，故人蓂，丹蓂，苦蓂，沙蓂，玄蓂，爲五蓂，草薺亦宜得此稱矣。魏書釋老志：「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齋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是都維那爲寺僧執事者之稱也。翻譯名義，

維那翻爲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亦云悅衆。

其九

貞元六年 下闕

修按貞元六年，爲德宗在位之第十二年；此紙祇存此四字，蓋亦借券也。

其十

去

□

身在自

□仙

□

本寺常住其遺書見

不維那僧大譬口本典婢契於

中路遺失當恐此



# 元西域宗王致法蘭西王書考

傅運森著

書凡二：一爲宗王阿魯渾書，書長一尺八三，高〇尺二五；一爲宗王合兒班答書，書長三尺，高〇尺三，今存巴黎古今文牘官庫內。按元憲宗子旭烈兀奉命征西域，回國，（卽黑衣大食）滅之，因王其地，稱伊勒汗，卽藩王之義。西史亦稱爲波斯王，因其國本古波斯地也。旭烈兀薨，子阿八哈嗣位；阿八哈薨，弟阿哈篋嗣位；旋阿八哈之子阿魯渾，殺阿哈篋而自立，時爲西曆一千二百八十四年，卽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也。至元二十三年，世祖遣使封阿魯渾爲汗。

先是，大食奄有西亞之地，而猶太都城耶路撒冷者，耶穌葬於其間，亦爲回教徒

所據。歐洲諸國人，起十字軍來亞洲，欲恢復耶路撒冷，卒不能敵回教徒之勢力。及蒙古強盛，歐人欲倚以爲援，定宗憲宗兩朝，羅馬教王法蘭西王之使迭至。迨旭烈兀滅大食，殺回回教主，其子孫多奉基督教，且與東羅馬帝通婚。於是羅馬教王，法蘭西王，英吉利王，西班牙之亞拉岡王，彼此遣使通問不絕，是卽此兩書之由來也。

法蘭西王美好腓力者，卽腓力第四，以貌美故稱美好腓力。其祖神聖路易（卽路易第九）爲法蘭西王時，嘗兩次躬率大軍，進攻埃及，不勝而死；以其時埃及亦爲回教徒所據，且欲由埃及進攻耶路撒冷也。伊勒汗與埃及素相仇，故阿魯渾致書法蘭西王，欲成東西夾攻之局，此第一書之本旨也。

阿魯渾薨，弟凱喀圖及貝都相繼立，阿魯渾之子合贊，殺貝都，自稱蘇丹。蘇丹亦作薩檀，又曰算端，王之義，亦可譯爲皇帝。（如今稱土耳其蘇丹爲土耳其皇帝）元封合贊爲靖遠王，合贊亦與歐洲各國通信使。合贊薨，弟合兒班答立，時西曆一千三百零四年，卽元成宗大德八年也。

合兒班答幼奉基督教名尼古刺後從婦言改奉回教屬於十葉派同教人以合達班答稱之合達班答猶言上帝奴僕也與十葉派反對之索尼派人則稱爲合兒班答（元史因之）合兒班答猶言驢夫也惟勅令書牘多自稱烏勒載圖汗烏勒載亦作烏勒哲實其本名乃吉祥及富有之義因生時久旱適雨故以爲名。

先是憲宗世祖之立也太宗及察合台之後多不悅世祖時太宗之裔海都作亂察合台後王助之伊勒汗助世祖朮赤後王則先助世祖繼與海都和而攻伊勒汗爭戰久之至合兒班答卽位時戰事始息此卽第二書中所述者也。

帖木兒可汗卽元成宗（成宗名帖木兒）托克托汗爲朮赤之後（當時金鄂爾多汗托克托亦作脫脫）察八兒爲太宗之後（海都子當時窩闊台汗）篤哇爲察合台後（當時察合台汗篤哇亦作都幹）朮赤察合台太宗及憲宗之父拖雷皆太祖子也皇曾祖考謂旭烈兀祖考謂阿八哈考謂阿魯渾兄謂合贊惟所云因奸徒播弄以致失和未審所指書末所云則微露聯盟攻埃及之意焉。

至於佛蘭克之稱，乃當時回教人，以之統稱西歐諸國者，非專指法蘭西一國而言。明史稱葡萄牙、西班牙爲佛郎機，尙沿此名也。

蒙古阿魯渾汗致法蘭西王美好腓力 (Philippe le Bel) 書 (譯文)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阿魯渾汗致書於法蘭西王。貴國使臣巴什麻

(Bar Seyma Sakhora) 聶斯托爾教徒，卽景教徒，駐回鶻地，管理韃靼教民之

主教，此派主張耶穌有二體。至據云：伊勒汗出征埃及時，汝欲派兵接應，有志

如是，深堪嘉尙。余虔信天氣，將於豹兒年 (一千一百九十年) 冬季末月杪出師，春

季第一月駐兵大馬斯 (Damas)。汝如預定時地，踐約興師，大福蔭護助裏，耶路

撒冷 (Jerusalem) 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則，會軍之時地無定，吾人之行動不一，

則無利益之可言矣。汝可遣派嫻習各方語言之使臣，以法國出產希罕可愛之

禮物至，然非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不可。吾使名蒙喀里爾，并以奉聞。

牛兒年夏季第一月剛達郎寫來。



蒙古烏勒載圖汗告卽位於法蘭西王美好腓力書（譯文）

烏勒載圖皇帝致書於法蘭西王。昔者，佛蘭克各王，皆與皇曾祖考，皇祖考，皇考，皇兄相友善，道路雖遙，彼此嘗遣使齎國書，禮物相贈，汝當憶之。今者，大福蔭護裏，身登大寶，亟欲繼皇祖考，皇考，皇兄之志，準其繩墨，守其約法，以治天下。吾與若輩情如手足，前因奸徒播弄，以致失和，然余甚以增進兩國睦誼爲念也。帖木兒可汗，托克托汗，察八爾，篤哇，均爲成吉思後裔，前因不睦，致有四十五年之戰爭，大福蔭護裏，現復和好如初。自中國日出地至他拉湖之民族，復相交通。吾輩相約，苟有離心離德者，當共擊之。余愛和平如是，安能忘皇祖考，皇考，皇兄與汝之交誼乎？因遣派瑪瑪拉克及杜茫二使臣，通音問。余聞若輩佛蘭克王，甚相親睦，實爲得計。天氣助裏，敢有擾亂汝國和局者，汝輩討之；敢有擾亂吾國和局者，吾輩討之。有志如是，天氣鑒臨。

蛇兒年（耶穌紀元千三百零五年五月十三或十四日，回教紀元七百零

四年。孟夏月八日雅理西寫來。

# 永曆太妃遣使於羅馬教皇考

高 勞著

順治五年，卽桂王由榔稱號永曆之二年，提督李成棟，以廣東附於桂王由榔。由榔由桂林移居肇慶，其太監龐天壽，以天主教理陳說於太妃。（太妃之稱，本通鑑輯覽）太妃王氏，湖廣人，故明桂王常瀛之繼室，由榔之嫡母也。太妃既奉天主教，令由榔生母馬氏及妃王氏皆入教，受洗禮於司鐸瞿紗微。由榔亦於祭臺前行跪叩禮，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生子慈烜，由榔不許其受洗，會重病，乃許之。受洗後，病適愈。太妃乃遣使至澳門，求司鐸行彌撒大祭。使者至澳門，澳門礮臺，鳴礮致敬，教中修士，排隊迎之。於是至天主堂，述太妃之意，並呈所齎禮物，以大蟠龍

銀香爐一對，鏤花銀瓶（內貯珍貴香料）二對，鏤花銀燭奴二對，獻於祭臺上，另贈三銀瓶於耶穌會三會長。遂於陽曆十月三十一日舉大禮彌撒禮畢，澳門葡總督設盛筵款使者，并贈火鎗百枝，以佐其行。順治七年，即永曆四年，大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妃欲遣使至羅馬，見教皇，為明祈福。司禮太監龐天壽願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許。天壽遂薦神父卜彌格充使，齋書二通，一為太妃肅教皇箋，一為太妃致耶穌會總統書。龐天壽另有奉教皇書，囑卜彌格附呈。卜彌格偕二隨員往，至澳門，以事被阻，留一年，始解纜西渡。至印度臥亞（Goa）府，又被阻，上陸西行，經波斯西里亞等國，入地中海。二年後，始至意大利之威尼斯（Venice）府，途中屢被留難。及至羅馬，適教皇意諾會爵第十薨逝，迨新教皇亞立山第七（Alexandre VII, 1655-1667）即位，驗明使節，并接印度及澳門主教等來函，知確依奉使而來，乃蒙教皇召見，呈上太妃肅箋及龐天壽書。教皇覆書，即由卜彌格攜回中國，到中國時，約在順治十二年十三年之間。然卜彌格奉使後，未數月而由榔已由梧州奔南

寧太妃亦於次年卒於田州，葬於南寧。教皇覆書，遂由榔與否，不可得而知矣。至龐之覆書，當得達焉。卜彌格所齎太妃肅教皇箋，致耶穌會總統書，及龐天壽奉教皇書，均存羅馬耶穌會藏書樓。曩余曾將太妃肅箋及龐天壽奉書真蹟，攝印東方雜誌，并加註釋，太妃致耶穌會總統書，亦附錄焉。

永歷太妃肅羅馬教皇箋，原文稱諭。但其箋作卷軸式，卷外有簽，題曰：「因諾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真主聖父肅箋」二十一字，稱肅箋本此。

寧聖慈肅皇太后，卽太妃王氏。烈納西名 Helene，本羅馬第一奉教總皇公斯當定之母名，太妃受教後之名也。

因諾曾爵，西名 Innocent X，當時羅馬教皇之名，一六四四年卽位，一六五五年薨逝。

瞿紗微西名 André Xavier Kofler S. Z. 日爾曼人，生於一六〇三年，於一六二七年進耶穌會，一六四七年來中國傳教，一六五一年在廣西爲大兵所執，遂

見害。

皇太后瑪利亞，卽桂王由榔之生母馬氏也。太妃卒後，馬氏稱昭聖仁壽皇太后，康熙元年，由榔死於雲南，馬氏送至北京，贍養別室，或云死於道上。瑪利亞，本耶穌母之名，馬氏受教後之名也。

中宮皇后亞納，卽由榔之妃王氏，吳人，由榔死，與馬氏同送至北京，贍養別室，或云死於道上。亞納亦受教後之名。

皇太子當定卽由榔子慈烜，由榔妃王氏所出，康熙四年，吳三桂以弓弦絞死由榔及慈烜於市。當定卽公斯當定（見上）爲慈烜受教後之名。

卜彌格，西名 Michel Boyin，波蘭人，生於一六一二年，於一六二九年進耶穌會，一六五〇年到中國傳教，一六五九年歿於廣西。

聖伯多祿聖保祿，卽彼得與保羅，爲耶穌二大弟子，伯多祿爲第一教皇，二人在羅馬同日爲教殉身，爲天主教之大功臣，故教中極尊敬之。

龐天壽，明莊烈帝時內監，當時已信仰天主教。北京陷後，南渡。唐王聿鍵以爲司禮太監。順治三年，卽唐王聿鍵稱號隆武之元年，聿鍵封桂王常瀛之次子由榔爲桂王，天壽爲使者。八月，唐王聿鍵爲大清兵所獲，天壽遂與故明兵部尙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謀，以桂王由榔稱號於肇慶。後特功驕恣，順治九年，孫可望劫遷桂王由榔於安隆所，天壽諂事可望，與吉翔表裏爲奸，構陷大學士吳貞毓。順治十一年，孫可望劫由榔，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天壽等欲迫由榔禪位，可望會李定國誅可望，天壽乃諂事定國以避禍。順治十四年，死於雲南。亞基樓 (Aekil-lous) 契利斯當 (Christians) 天壽奉教後之名。

附錄王太妃致耶穌會總統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勅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予處宮中，遠聞天主之教，傾心既久。幸遇尊會之士瞿紗德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入聖教，領聖水，閱三年矣。今祈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

前，祈保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再多送老師來我國中行教。待太平之後，卽著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儘知我國情事，卽使回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勅。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 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

抗 父 著

辛酉冬日東方雜誌記者屬余書中國近日學術情形一篇，將揭諸新年號。此問題固余所亟欲陳述者，歲暮鮮暇，因循未果；新年無事，始得應其請，題曰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舊學者，因世俗之名以名之，實則我中國固有之學術也。今人輒謂中國無學術；或謂中國雖有學術絕無進步；或謂中國學術雖有進步，至今日則幾衰息者；皆大謬不然之說也。中國義理之學，與書畫諸技術，及羣衆普通舊學之程度，在今日誠爲衰頹。然昔人所謂考證之學，則於最近二十年中，爲從古未有之進步。特專門之事，少數個人之業，世人鮮有知之者，而閱雜誌之少壯諸君則

知之者尤鮮，然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羣衆普通舊學之退步爲正比例。此奇異之現象，殆徧於世界，不獨中國爲然。余因此機會，將介紹此進步情形於閱者諸君之前。姑就耳目所及之出版物言之，而出版之書，亦只就其最重者言之，其未發表者則不可得而記焉。爲記述之便，分二科述之：

### (甲) 古器物古書籍之發見

此二十年中，古器物古書籍出世之最盛時代也。自來學術之興，無不本於古器古書之發見；有孔壁經傳之出，而後有兩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之出，而後有宋以來古文字古器物之學。惟汲冢竹簡發見後，未幾即遭永嘉之亂，於學術上乃無甚結果耳。百年以來，古物之出，倍蓰於宋時；而近二十年，尤爲古物出世之黃金時代。數其最大者：則如殷虛之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諸城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古籍，內閣大庫之宋元刊本，并明以後史料。此數者之一，

已足敵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各地所出之三代彝器，漢唐石刻，及種種古器物，亦較前此二十年爲多。故此二十年中所出之古書古物，謂之絕後則未敢言，謂之空前則人人所首肯也。今更分別說之：（一）殷商文字，昔人惟於古彝器中見之，然其數頗少。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涯岸爲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古文字。其地數十畝，洹水三周環之。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上」者也。估客攜甲骨至京師，爲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庚子秋，敏文殉國難，其所藏悉歸丹徒劉鐵雲氏鶚。而洹水之虛，土人於農隙掘地，歲皆有得，亦歸劉氏。光宣間所出，則大半歸於上虞羅叔言氏振玉。文敏所藏凡千餘片，劉氏所藏三千餘片，羅氏所藏二三萬片，其餘散在諸家者亦當以萬計。而駐彰德之某國牧師，所藏亦且近萬片。其拓墨影印成書者，有劉氏之鐵雲藏龜十冊（光緒壬寅癸卯間印），羅氏之殷虛書契前編八卷（甲寅印）後編二卷（丙辰印），殷虛書契菁華一卷（甲寅印），鐵雲藏龜之餘一卷（同上）後英人哈同氏復得劉氏所藏之一

部八百片，印行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丁卯印大都在鐵雲藏龜之外）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獵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見甚衆。又其文字之數，比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於文字學者尤大。惟事類多同，故文字亦有重複。劉氏所印，未及編類，但取文字精者印之。羅氏則分別部居，去其重複，故其選印者實所藏二三萬片中之精粹也。此殷虛文字，其始發見，雖在二十年前，然其大半則出於前此十年中。此近時最古且最大之發見也。（一）漢晉木簡。此實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之所發掘也。博士於光緒壬寅癸卯間，曾游我國新疆天山南路。於和闐之南，發掘古寺廢址，得唐以前遺物甚夥。復於尼雅河之下流，獲魏晉間人所書木簡約四十枚；博士所著于闐之故蹟中，曾揭其影本，法國沙畹教授爲之箋釋。又於丁未戊申間，復游新疆全土及甘肅西部，於敦煌西北長城遺址，發掘兩漢人所書木簡約近千枚。復於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後漢人所書木簡十餘枚。於羅布淖爾東北海頭故城，得魏晉間木簡百餘枚，皆當時公牘。

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後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後所派遣之西域探險隊，僅於吐魯番側近，得魏晉間木簡三四枚而已。故木簡之發見，殆可謂斯氏一人之功。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簡，沙畹教授復爲之考釋，影印成書。羅君復與海寧王靜安氏國維重加考訂，於甲寅之春，印以行世。爲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

(三) 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寫書。石室之開，蓋在光緒己亥庚子之際，然至光緒季年尙未大顯。至戊申歲，斯坦因博士與法國伯希和先後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書各數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鶻諸古國文字無算，始爲我國人所知。其留在石室者尙近萬卷，後取歸學部所立之京師圖書館。前後復經盜竊，散歸私家者亦數千卷。其中佛典居百之九五。其四部書爲我國宋以後所佚者。經部則有未經天寶改字之古文尙書孔氏傳及陸氏尙書釋文，麋信春秋穀梁傳解釋，鄭氏論語注，陸法言切韻；史部則有孔衍春秋後語，唐時西州沙州諸國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以上並伯氏所得)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英法俱有)

之）摩尼教經（京師圖書館藏一卷，法國一卷，英國亦有殘卷，書於佛經之背）景教經（德化李氏藏志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各一卷，日本富岡氏藏壹神論一卷，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集部則有玄謠集雜曲子及唐人通俗詩小說各若干種（玄謠集藏倫敦博物館，通俗詩及小說英法皆有之，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種）而已。逸四部書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經論尚不在此數。皆宋元以後所未見也。己酉冬日，羅叔言氏即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寫爲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世。越一年，復印行其影本爲石室秘寶十五種；又十一年癸巳，復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又五年戊午，刊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又四年辛酉，伯氏復以陸法言切韻三種影本寄羅君，未及精印。王靜安君先臨寫一本，石印以行世。故巴黎所藏要書，略皆印行。又京師圖書館所藏摩尼教經一卷，羅君亦於辛亥印入國學叢刊，其餘敦煌佛典及內閣大庫書，具在學部圖書館目錄。又近時所出金石器物，羅君復擬一一爲之結集。其書雖僅成一半，然不

可謂非空前絕後之一大事業。此二十年中古書古器物之發見及其刊行之大畧也。

(乙) 新研究之進步

最近研究之事業，亦與古書古器之發見並行，故當承上章所言之三大發見述之：在二十年前，古器物學與古文字學，經濰縣陳簠齋氏、介祺吳縣吳憲齋氏、大澂已漸具眉目。及殷虛文字出，瑞安孫仲容氏、詒讓即就鐵雲藏龜考其文字，成契文舉例二卷（書成於光緒甲辰，越十三年丁巳，羅君得其手稿印行）雖創獲無多，而殷虛文字之研究，實自此始。嗣是羅君之殷商貞卜文字考（宣統庚戌）殷虛書契考釋（甲寅）殷虛書契待問編（丙辰）王君之鐵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戊午）先後成書；其於殷人文字，蓋已十得五六。又羅君考釋一書，兼及書契中所見之人地名及制度典禮。王君復纂其業，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及殷周制度

論各一卷（丁巳）就經傳之舊文與新出之史料，爲深遽綿密之研究，其於經史二學，裨益尤多。茲舉其重要者：商自成湯以前，絕無事實，史記殷本紀，惟據世本書其世次而已。王君於卜辭中發見王亥、王恆之名，復據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天問、呂氏春秋中之古代傳說，於荒誕之神話中，求歷史之事實；更由甲骨斷片中，發見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與史記紀表頗殊，真古今所不能夢想者也。又書序史記均謂盤庚遷殷，卽是宅亳，羅君引古本竹書，謂殷爲北蒙，卽今彰德，王君於三代地理小說中證成其說，遂無疑義。又王君之殷周制度論，從殷之祀典、世系，以證嫡庶之制，始於周之初葉，由是對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爲有系統之說明；其書雖寥寥二十葉，實近世經史二學上第一篇大文字，此皆殷、虛文字研究之結果也。至西域、漢、晉、木簡之研究，則審釋文字多出羅君，而考證史事則多出王君。其所發見如漢時西域兩道之分歧，塞上各烽燧之次第，魏、晉間葱嶺以東之國數及西域長史之治所，均足補史之闕文。而敦煌所出古書之研究，則全出羅君一人之



手。其新得之成績：如高昌麴氏之年號世系，沙州張氏及曹氏之事實，皆前此所未知。此敦煌古簡古書研究之結果也。至西域各處所出之古番文，伯希和君於此中發見古代宰利觀貨邏及東波斯三種世所未知之文字；而羅君之子君楚（福葛）亦從俄人所得西夏字書掌中珠殘本及種種西夏遺文，發明西夏文字之構造及意義。此今日研究之進步，皆與古書古器之發見相關者也。至經史小學，在前三百年中，已大進步者，王君復由新材料出發，以圖解決數千年未決之問題。其最重要者，如周書洛誥顧命之新說，鬼方獯豸之地理，明堂廟寢之制度，與聲音文字上種種之解釋，於乾嘉以來紙上之舊學，及近時土中之新學問，確得其根本之結合與調和；此惟於最近十年中始得見之。凡此皆與新出之古書古器相關者也。其與此無關，而由固有之學派發生者：經部如瑞安孫仲容氏之周禮正義（序於光緒二十五年，然印行在後），史部如膠州柯鳳孫氏之劭恣之新元史，其書皆浩大繁博，著手皆在數十年前，而皆出於此二十年中。孫書蒼萃諸家之說，全用六朝唐人義疏

體哉；採擇既博，論斷亦允，而其所自發明，博不若其所著，籀頤述林之富。長沙王葵園氏先謙之漢書補注，婁縣張世遠氏錫恭之喪服學，風尚略同。惟宜都楊星吾氏守敬之水經注疏，要爲開創之學，其精密亦出諸家之上。柯氏新元史意在增訂舊史，惜未探考異致，其所以增訂之意及其所根據之書籍，晦而不明。顧皆竭一生之精力而成，前此二十年中，未嘗有此大著述也。

由上所論述觀之，則最近二十年中，我國舊學之進步，求之前古，蓋未有如此之亟者。而孫柯、王楊諸君，其書出於此二十年中，然其研究實亘於前此數十年，至近舊學之進步，則以羅王二君爲中心。羅君以學者之身，百方蒐求新出之材料，而爲近百年文化之結集，其研究之功，乃爲其保存流通之功所掩。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與奇異之綜合力，發見舊材料與新材料間之關係，而爲中國文化第二步之貢獻，遂使羣衆舊學退步之近二十年中，爲從古未有之進步。余故草此篇，以諗閱者，使知言中國學術無進步者之謬，并以爲二君祝。而羅君之子楚，卽發明西夏文字之讀法者，去歲以幼學死，更不能不爲中國學術前途致惜也。

